



十
布朗神父
的丑闻

著——G.K.切斯特顿

G.K. Chesterton

译——景翔 刘臻

◆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The
Scandal
of
Father
Brown*

十 收入最新发掘作品《迈达斯的面具》《多尔顿案件》。

文艺出版社

VOL.

V

作者简介

G. K. 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1874—1936)

举世闻名的英国作家，献身侦探小说，创造出“布朗神父”这位现代犯罪文学上不朽的教士侦探形象，深受读者喜爱。G. K. 切斯特顿也是最早提出“侦探小说应视为一种文学形式”的辩护者，他的这番论述至今仍被列为最聪明、最有见地的论述之一。

G. K. 切斯特顿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伦敦大学。广涉文学评论、编辑以及神学等，对20世纪初的英国文坛有显著的影响力，他最热爱、投入心力最多的是推理小说。

切斯特顿所创造的布朗神父，是继福尔摩斯之后英国短篇解谜推理创作热潮之中最重要的侦探形象。与福尔摩斯探案不同，布朗神父侦破谜案并不依靠对外在物质线索的观察，也不需要追踪罪犯踪迹，而是借由宗教对于人性心理的了解，透过哲学思维对人类的犯罪行为做出慧黠的洞悉。正如博尔赫斯评价的那样，小说并非以暴力和血腥吸引读者，而纯粹是虚构环境下的智力游戏。这种侦探推理手法影响深远，成为日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翰·狄克森·卡尔等黄金时期大师的灵感源头。

切斯特顿长年笔耕，生前的最后十二年每周都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除了努力创作正统的古典解谜推理之外，他还对推理小说做了种种的实验，写出《奇职怪业俱乐部》与《知道太多的人》这类颠覆推理小说公式的作品，是推理史上不可或缺的大师级人物。

译者简介

景翔

1941年生，台湾省台北工专三年制土木科毕业。主修理工，爱好文学艺术，曾任职于电脑界及新闻界，在中国时报工作二十五年（历任副刊编辑、资料室编译、时报周刊副总编辑、时报周刊总编辑、中国时报艺文组主任、“中国时报”社会服务部副总经理）后退休。他是资深的影评人和专业译者，担任影评工作多年，曾主持广播及电视节目，喜爱文学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翻译过数十部推理小说。曾参与催生《推理》杂志，并长期撰写《推理录影带选介》《推理小说大家看》两大专栏。

景翔先生所译的《布朗神父探案全集》多年来一直备受读者推崇，也是中国推理迷公认的最佳译本。

刘昼

笔名e11ry，评论研究专门网站“神秘联盟”创始人，“福尔摩斯研究网”“推理维基百科”站长。2005年，主编《奎因百年纪念文集》，是为中国第一本推理小说同人志。担任《推理》和《推理世界》杂志专栏作者。主要作品包括《真实的幻境：解码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全集图注本》《欧美推理小说史》（合撰）。

布朗神父
的丑闻

著——G.K.切斯特顿

G.K. Chesterton

译——景翔 刘臻



The VOL. **V**
Scandal
of
Father
Brown

◆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朗神父的丑闻 / (英) 切斯特顿
(Chesterton, G.K.) 著; 景翔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2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书名原文: The Scandal of Father Brown
ISBN 978-7-5404-5900-0

I. ①布… II. ①切… ②景…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741号

本书译文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V

布朗神父的丑闻

作者: G.K.切斯特顿
译者: 景翔 刘臻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小芳 吴健
封扉设计: 萧睿子
内文制作: 刘晓霞 杨进宝 刘芳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75
书号: ISBN 978-7-5404-5900-0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1 布朗神父的丑闻 7
- 2 快手快脚的人 27
- 3 魔法之书 53
- 4 绿人 70
- 5 走马灯 92
- 6 异论者的罪行 113
- 7 针尖 135
- 8 无法解决的难题 158
- 9 村子里的荡妇 178

补编

- 1 迈达斯的面具 198
- 2 多宁顿案件 214

1 布朗神父的丑闻

如果只记录布朗神父的那么多异乎寻常的经历，而不承认他有一次牵扯进一件很大的丑闻里的话，未免不太公平。仍然有些人，甚至在他自己那一界里，还会说那对他的名声是个污点。那件事发生在一栋很漂亮的乡下路边旅馆里，那个地方的名声并不很好，等下就会说到了；在某些人看来，似乎这位神父很难得地让他自己有了点浪漫的倾向，加上他对人性弱点的同情，使得他采取了有些轻率而不正规的行动。故事本身相当简单；说不定这件事之所以让人感到吃惊，也就因为事件简单的缘故。

特洛伊城之所以遭到焚城是因为海伦引起的^①；这个不名誉的故事之所以开始则是因为海佩西雅的美貌。美国人有种很了不起的本事，是欧洲人不怎么欣赏的，那就是经由受到大众欢迎而创造出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知名人物。就像其他的好事一样，这件事也有其轻松的层面；其中之一，就是像威尔斯先生和其他人所说的，一个人不必成为一个正式的名人，就可以是一个公众知名的人物。一个非常漂亮或特别聪

^① 特洛伊之战就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木马屠城记”的故事，请参阅《布朗神父的天真》中《断剑之谜》注，《布朗神父的智慧》中《盗贼的天堂》注及《铜锣之神》注。

明的女孩子，即使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或是原先的吉布森少女^①之一，也可以是一个没有冠冕的女王。在那些有幸，或不幸，以这种方式很美丽地存在于大众之间的人里，有一个名叫海佩西雅·哈德的女子，在经过先期得到当地报纸社交版上多方赞美的阶段后，到了接受正牌新闻界人士正式采访的地位。她带着迷人的微笑发表她对战争、和平、爱国主义、禁酒令、进化论和《圣经》等各种问题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没有一点看来接近她这份名声的真正基础，但同样难说的是，她这份名声的基础到底是什么。美貌，以及身为富翁之女，这些条件在她的国家里并不少见；但是在这些条件之上，她还加了一些能吸引新闻界好奇目光的东西。她的爱慕者没有一个真正看过她，甚至连看她的希望也没有；而这些人也没有一个有可能从她父亲的财富中分得任何一点实质的利益。那点是一种很大众化的浪漫，在现代取代了神话。就此奠下了她后来才弄清楚的那种更为夸张而引起骚动的浪漫故事的基础；也就是在那样的浪漫故事里，很多人认为布朗神父和其他人的名声因而破碎。

美国的讽刺文章称之为“哭泣姊妹”的那些人，有时很浪漫，有时很无奈地接受了她已经下嫁给一位有钱有势商人的事实，那位商人姓波特尔。甚至还可能偶而称她为波特尔夫人，但大家都知道她的丈夫只不过是波特尔夫人的丈夫而已。

然后就发生了那件大丑闻，使得她的朋友和敌人都感到莫大的惊吓。她的名字和一个住在墨西哥的文人结合（这个词也够怪异了）在一起；那个人在国籍上说是个美国人，但在精神上却是个非常有西班牙风味的美国人。不幸的是他的恶行就像她的美德一样，都经常成为新

^① 美国插图画家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 1867—1944)以其妻为模特儿绘制的《吉布森少女》，是19世纪90年代美国妇女典型的代表，曾经广为流传。

闻。他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或者说是声名狼藉的鲁德尔·罗曼尼斯；这位诗人的作品因为被图书馆拒斥和被警方起诉而大受欢迎。不管怎么样，像她那样纯洁而温和的一颗明星竟和这颗流星连在一起。他正是那种会被比喻成流星的人，既多毛又火热，前者出现在他的诸多肖像里，而后者则是在他众多的诗作中。他也很具有毁灭性；流星的尾巴是一连串的离异所构成的轨迹，其中有些因为他成功地扮演了情人的角色，有些则是他做丈夫失败的结果。对海佩西雅来说，情形也很麻烦，她很难在大众面前过很私人的生活；简直就像住在一个商店的橱窗里。记者们报导令人怀疑的说法，谈到爱情中更大的自觉法则。享乐主义者大声喝彩；哭泣姊妹们则浪漫地表示遗憾；有些甚至厚颜无耻地引用了莫德·缪勒的诗句，认为在所有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辞句里，最惨的莫过于“早知如此”。而对哭泣姊妹可谓恨之入骨的艾格尔·P·洛克先生则说，在这件事上，他完全同意布列特·哈特对这首诗的修正：“更悲惨的是我们每天所见到的事；事实如此，但原不该如此。”

因为洛克先生非常坚决而正确地相信很多很多的事情原先都不该如此。他在《明尼阿波利斯流星报》上对这个国家的堕落提出猛烈而严苛的批评，是一个大胆而诚实的人。他也许有点愤慨得过分，但他的原始动机却相当正确，因为那是他对现代新闻和闲话刻意混淆是非的反应。他最早是以抗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点，反对让持械歹徒和黑道分子套上浪漫的光环。也许他在急躁之下过度倾向于假定所有的歹徒都是拉丁佬，而所有的拉丁佬全是歹徒。但是他的偏见，即使有点褊狭，但是在那种只要记者报导职业凶手的笑容令人难以抗拒，或是他所穿的燕尾服很好，就会把那个职业凶手当流行领袖，类乎伤感而怯懦的英雄崇拜之后，却也让人耳目一新。无论如何，在洛克先生胸中，这种偏见丝毫不会消减，因为在这个故事展开的时候，他正置身在那

个全是拉丁佬的地方；忿忿地大步走上墨西哥边界外的一座山丘，走向一栋边上点缀着棕榈树的白色旅馆，据说波特尔夫妇就住在那家旅馆里，而那位神秘的海佩西雅就在那里接待她的仰慕者。艾格爾·洛克是个清教徒的好样本，就连外表上看来也是如此；甚至于更像十七世纪那种极富男子气概的清教徒，而不像是二十世纪那种更柔弱也更世故的清教徒。要是你对他说他那顶式样过时的黑帽子，和他习惯性皱着眉头，以及他那张长得很好却相当冷的面孔，会让这个充满阳光，种着棕榈树和葡萄藤的地方蒙上一层阴影的话，他还会非常沾沾自喜呢。他睁着一对充满怀疑的明亮眼睛左顾右盼。而就在他这样东张西望的时候，他看到他上方山脊上有两个身影，轮廓鲜明地衬在亚热带的落日前；那两个身影所呈现出来的姿势，恐怕连最没有疑心的人也会怀疑有什么问题。

两个身影中的一个，本身就相当引人瞩目。他正好站在山谷上方那条路转角之处，好像出于本能地选定那个地点，也摆出像个雕像的姿态。整个人包在一件很大的黑色披风里，颇有拜伦风格^①的味道，而伸出来的头有种黝黑的美，也像极了拜伦。这个人有着和拜伦一样的鬃发和鹰钩鼻；似乎也用同样愤世嫉俗的表情在对什么事情嗤之以鼻。他手里握着一根相当长的棍棒或是手杖，有那种用来登山的铁尖头，而当时握着的样子让人觉得像是一根长矛。这种感觉之所以特别强烈，是因为另外那个身影形成非常滑稽的对比，而另外那个人手里拿着的是一把伞。那把伞实际上是一把全新的伞，而且收卷得很整齐，和布朗神父的那把伞完全不同；而他也穿着整齐得像一个银行之类机构的办事员，一身轻便的度假服装；他是个矮小粗壮，留着胡须的男

^① 英国诗人拜伦的风格常指高傲、愤世嫉俗、不循常规、热情浪漫等，请参阅《布朗神父的智慧》中《紫色的假发》注及《布朗神父的怀疑》中《金十字架的诅咒》注。

人；但是那把平凡的伞却举了起来，甚至挥舞着以准确的角度攻击对方。那个比他高的男子也加以还击，但看来是匆忙中采取了防卫的守势；然后整个场景变得十分滑稽；因为那把伞张开了，而拿伞的那个人看来几乎整个人跌坐在后面，而另外那个人则好像在用他的长矛刺穿一面巨大而怪异的盾牌。不过另外那个人并没有加以进逼，也没再多争吵；他把尖头拔了出来，不耐烦地转过身来，沿着小路走了下去；而那矮个子则爬了起来，小心地把他的那把伞收好，转向另外一边，向那家旅馆走去。洛克没有听到他们争吵的任何一句话语，那想必是发生在这次短暂而荒谬的短兵相接之前；不过在他顺着那条路跟在那留了胡须的矮小男人身后走过去的时候，他想了很多事情。那件很富浪漫风情的披风，以及那个男人像个歌剧人物似的漂亮容貌，加上另外那个男人不屈不挠的自我主张，正合他这次来要探访的故事；而且他知道他能叫得出这两人各自的姓氏：罗曼尼斯和波特尔。

在他走进那有好几根柱子的门廊里，听到那留胡须的男人提高了声音在争论或是发号施令的时候，他的看法马上得到了证实。那个人显然是在和旅馆的经理或职员说话，而洛克听到的就足够让他知道那个人正在警告他们小心在附近有一个狂野而危险的人物。

“要是他真的已经到这个旅馆里来过了的话，”那小个子男子正回应一些喃喃的答话说道，“那我只能说你们最好不要再让他进门。你们的警察应该看住这一类的家伙，可是不管怎么样，我绝不让那位女士被他骚扰。”

洛克默不作声地听着，越来越确定自己的想法；然后他溜过门厅，到了一间小凹室，看到了旅馆的登记簿，翻到最后一页，看到“那个家伙”还真的已经到过了这家旅馆。那里出现了“鲁德尔·罗曼尼斯”这个公众人物的大名，用又大又花哨的字体写在那里；在下面一点的

地方，则是用很美国味笔迹的正楷紧紧写在一起的两个名字：海佩西雅·波特尔和艾利士·T.波特尔。

艾格爾·洛克悶悶不樂地四下環顧，看到周遭的一切，甚至於連這家旅館里的小裝飾，全都是他最討厭的。也許抱怨橘子長在橘子樹上是件很不講道理的事，哪怕只是種在小盆子裡；不過有更多的是長在破舊的窗簾或是褪色的牆紙上，當作是正式的裝飾。但對他來說，那些紅色和金色的月亮，和銀色的月亮交替排列的裝飾，在表現月光的本質上實在是太詭異了。他在其中看到了所有令人感傷的惡化，包括他最重要的感覺，還有他的偏見大約和南方的溫暖與柔和有些關連。就連看到一方暗黑的帆布，半露出一張華托¹畫的帶著吉他的牧羊人，或是一塊藍色磁磚上有那種很俗氣的小愛神丘比特騎著海豚的圖樣，都會讓他著惱。他的常識告訴他說他可能在紐約第五大道的一家商店櫥窗裡看到過這類的東西；可是因為這些東西所在的地方，让这些看起来就像是地中海异教妖女嘲弄似的歌声。然后，突然之间，所有这一切的外表似乎全都改变了，像一面静止不动的镜子，因为有身影一时经过而闪动；他知道这整个房间充满了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感觉。他几近僵直，而且有些抗拒似的转过身来，知道他正面对着那有名的海佩西雅，也就是他这么多年不断从报章杂志上读到和听别人说到的那个女人。

海佩西雅·波特尔(娘家姓哈德)，是那种用“艳光四射”形容得真正再贴切不过的人。也就是说，她会让报章杂志说她的个性就如光线一样从她身上发射出来。如果她沉默寡言的话，她还是一样的美丽，而且在某些人看来还更富吸引力；可是她从小就受到的教育让她相信沉默寡言只是自私而已。她会说她在服务中失去自我；可是如果说她

¹ 法国画家，作品多与戏剧题材有关，画风富抒情性，具写实主义倾向。请参阅《布朗神父的天真》中《秘密花园》注。

是在服务中突显自我的话，也许更真实些；可是她倒是真心相信为他人服务。因此她那双像星星般出色的蓝眼真的向外圆睁着，就像以前所用的比喻，说小爱神丘比特的眼睛有如飞镖一般，远远的就有杀伤力；可是却有超越了所有征服性的抽象的征服力。她那浅金色的头发，虽然梳得像一个圣人的光环，却有种几近向外放电的感觉。等到她知道了在她面前的那位陌生人是《明尼阿波利斯流星报》的艾格尔·洛克先生之后，她的两眼就像是两盏长距离的探照灯，横扫过美国的地平线。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这位女士却和她有时也会发生的情形一样，大错特错了。因为艾格尔·洛克并不是《明尼阿波利斯流星报》的艾格尔·洛克。在那一刻，他只是艾格尔·洛克；在他的体内升起了一阵巨大而真诚的心灵上的震撼，完全超越了那个记者的愚勇。那种感觉里混合着骑士精神与全国性对美的敏感，引起了一种本能的冲动，要采取某种很明确的道德上的行动，鼓起勇气来面对一个大场面，说出一番高贵而无礼的话来。他想起了历史上那第一位海佩西雅^①，那位美貌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学派的领袖，以及他小时候有多为金斯里^②的浪漫小说所感动，因为故事里那个年轻僧侣斥责她卖淫和崇拜偶像。他用极端严肃的态度对着她说：

“如果你能原谅我的话，夫人，我希望能够私下和你谈谈。”

“呃，”她说着用她那不凡的眼光扫过整个房间，“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够隐秘。”

① 亚历山大城女数学家、天文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学派领袖，以学问、口才、美貌著称，后遭追随大主教西里尔的基督教暴徒杀害。

② 英国圣公会牧师、作家，支持达尔文学说和宪章运动，倡导基督教社会主义，著有长篇小说《酵母》和儿童读物《水孩》等。

洛克也环顾了下那个房间，看到好像没什么比那些橘子树更鲜活的东西，只除了有一样看起来像是颗很大的黑色蘑菇，然后他才看出那是一顶当地教士之类的人所戴的帽子，而那个人正看来很迟钝地吸着一支当地的黑色雪茄烟，除此之外，也和任何的植物一般动也不动。他对那张毫无表情的圆脸看了好一阵，注意到那个教士就像大部分拉丁国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国家里，教士大多出身于农家的那种粗鲁不文明特质；他略为放低了声音笑了起来。

“我想那个墨西哥 padre (神父) 听不懂我们的话，” 他说道，“这些懒人除了他们自己的话之外，是不会再去学别种语言的。哦，我不敢发誓说他一定是个墨西哥人；他可能是别种人；印度人啊，黑人啊，什么的。可是我说得定他不是个美国人。我们的教会里没有这种劣等的人物。”

“事实上，” 那位劣等人物把嘴里的雪茄烟拿了出来，说道，“我是个英国人，我的名字叫布朗。不过如果你们要私下谈谈的话，请容我告退。”

“如果你是个英国人的话，” 洛克很热情地说道，“那你就该有些正常欧洲人的直觉，来保护这里的人不受那些荒谬事物的侵扰。哎，现在只要说我可以证明在这个地方附近有那么一个很危险的家伙；一个很高的家伙，穿了一件大披风，就像那些古画里的疯狂诗人。”

“呃，光是这样还说不清楚，” 那位神父温和地说道，“这附近有很多人披着这种大披风，因为日落之后，天会突然变得很冷。”

洛克不高兴地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他一眼；似乎在怀疑对方是在闪躲那些以蘑菇状的帽子和月光让他觉得颇富象征意义的东西。“不单是那件披风，” 他咆哮道，“虽然有一部分是他披那件披风的样子。那个家伙整个的样子就很戏剧化，就连他的好看长相也很戏剧化。如果你能

原谅我的话，夫人，我强烈地忠告你，万一他到这里来骚扰的话，千万不要和他有任何牵扯。你的先生已经告诉旅馆的人不要让他进门——”

海佩西雅跳了起来，用一种非常不自然的姿势掩住面孔，把手指插进头发里。她好像在颤抖，也可能是在抽泣，可是等到她恢复之后，却变成了一阵狂笑。

“哦，你实在太滑稽了。”她说道，然后以和她平常很不一样的姿态，低下头，冲向门口，消失了踪影。

“女人这样笑的时候，就是有点歇斯底里。”洛克很不自在地说道，然后，好像有点不知所措地转身对着那小个子神父说道，“就像我刚说的，如果你是个英国人的话，你真的该站在我这边，对抗那些拉丁佬才对。哦，我不是那种讲盎格鲁撒克逊人至上之类胡说的人；可是就是有历史这种东西。你总可以说美国的文明是从英国那里来的。”

“同样的，我们不能太骄傲，”布朗神父说道，“我们必须承认英国的文明是从拉丁佬那里来的。”

对方的心里又兴起了那种愤怒的感觉，觉得和他对话的这个人正在搪塞他，而且用一种秘密而支吾的方式回避到错的一边；他草率地准备认输了。

“呃，有过这么一个拉丁佬，或者可能是个意大利人，叫作裘利斯·凯撒^①，”布朗神父说道，“他后来在一场刺杀比赛中给杀掉了；你知道拉丁佬总是用刀子的。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奥古斯丁^②，他把基督教带到我们的小岛上；真的，我想要是没有这两个人的话，我们也不会

① 即一般所称的“凯撒大帝”，罗马统帅、政治家，与庞培和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后击败庞培，成为罗马独裁者（时为公元前49年至前44年），后被共和派贵族联手刺杀。

② 罗马本笃会圣安德烈修道院院长，公元597年率传教团到英格兰，使英格兰人皈依基督教，同年任英格兰坎特伯雷首任基督教大主教。

有多少文明可言。”

“不管怎么说，这些全都是上古史了，”那位有些着恼的新闻记者说道，“我只对现代史非常有兴趣。我所看到的是这些流氓无赖把异教信仰带到我们的国家，摧毁了那里所有的基督教义，也摧毁了所有的普通常识。所有既定的习俗，所有实在的社会秩序，所有我们务农的祖先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方式，全都被情欲和情色熔成一团，只想着那些一个月左右就离一次婚的电影明星，让每个愚蠢的女孩子以为婚姻只是一条通往离婚的道路。”

“你说得很对，”布朗神父说道，“在这一点上我当然很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也必须要留点斟酌的余地，也许这些南方的人是有点犯这种过错的倾向。你也必须记得北方的人有其他各种的过错。也许是这里的环境使得一般人对浪漫的事物看得比较重要……”

艾格尔·洛克这一生的不满因为这几个字而在他心里翻腾而起。

“我恨透了浪漫，”他说道，一面用手击打着面前的桌子，“我和我在里面工作的那些报纸为这种可怕的垃圾争斗了四十年。每一个恶棍和吧女一起出亡都称之为浪漫的私奔之类；而现在我们的海佩西雅·哈德，一个规矩人家的女儿，可能会牵扯进什么下流的浪漫离婚案件里，还会向全世界大吹大擂，快乐得像一场皇家的婚礼。这个疯狂的诗人罗曼尼斯总在她身边；你可以打赌说聚光灯一定会跟着他打转，就好像他是那种在银幕上称之为大情圣的下流小拉丁佬。我看到他在外面；他就长了一张适合水银灯下的面孔。我的同情心可是向着规矩和常识的。我同情的是可怜的波特尔，从匹兹堡来的一个平凡而直率的股票经纪人，以为在他自己家里有他的主权，而且他也在为此而战。我听到他对旅馆的经理人员大声叫喊，告诉他们要把那个无赖阻挡在外；这是很对的。这里的人看来是群狡猾而鬼鬼祟祟的人；不过我想